



旧上海 三大传奇人物

我的箭头指向上海滩，我的疆界要越过十里洋场！

乱世传奇是一首善恶惊心、对错交织、爱恨难当的史诗。旧上海三位绕不过去的人物——黄金荣、杜月笙、张啸林，他们的故事就是这样一种传奇。所作所为不同寻常，所经所历动魄惊心。世情、人情之慨叹离奇皆在此中。待烟消云散，一切又复归平静后，方知人是要有点儿追求的，却也须时常清夜扪心——“前半夜想想自己，后半夜想想别人”——能酣然入睡吗？

《时刻关注》编委会 编

黄金荣：
被吓死的上海青帮「流氓大亨」



杜月笙：
雄霸天下的「上海皇帝」



张啸林：
被军统处决的「杭州帮主」



中国铁道出版社
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

旧上海 三大传奇人物

《时刻关注》编委会 编

黄金荣：

被吓死的上海青帮「流氓大亨」



杜月笙：

雄霸天下的「上海皇帝」



张啸林：

被军统处决的「杭州帮主」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旧上海三大传奇人物 / 《时刻关注》编委会编. —2 版. —北京:
中国铁道出版社, 2016. 7

(时刻关注)

ISBN 978-7-113-14278-0

I. ①旧… II. ①时… III. ①杜月笙 (1888 ~ 1951) 一生平事迹
②黄金荣 (1867 ~ 1953) 一生平事迹 ③张啸林 (1877 ~ 1940) 一
生平事迹 IV. ① K828. 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07138 号

书 名: 旧上海三大传奇人物
作 者: 《时刻关注》编委会 编

责任编辑: 田 军
编辑助理: 奚 源
电 话: (010) 51873012
装帧设计: 天下装帧设计
责任印制: 赵星辰

电子邮箱: tiedaolt@163.com

出版发行: 中国铁道出版社 (100054, 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西街 8 号)
网 址: <http://www.tdpress.com>
印 刷: 北京鑫正大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: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2 版
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: 700mm×1000mm 1/16 印张: 14.5 字数: 250 千
书 号: ISBN 978-7-113-14278-0
定 价: 39.8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买铁道版图书, 如有印刷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联系调换。

电话: (010) 51873174 (发行部)

打击盗版举报电话: 市电 (010) 51873659, 路电 (021) 73659, 传真 (010) 63549480

前言

一提起旧时的大上海，人们都知道：

这里红尘滚滚，熙来攘往，各色人物争勇斗狠，竞相施展法术。灯红酒绿中，既有款款的柔情，也暗藏着无尽的杀机；繁华的背后，天堂与地狱不过是一线间。这里是冒险家的乐园，是帮会的竞技场，是强者登堂入室的地方，也是弱者灰飞烟灭、不寒而栗的恐怖地带。

特殊的环境下，必然有特殊人物拔地而起。黄金荣、杜月笙和张啸林，就是其中最受人瞩目的，他们在这里叱咤风云，威风八面，演绎了半个多世纪的乱世传奇，被时人称之为“上海滩三大亨”。

无论从年龄和出道时间来看，黄金荣都堪称三大亨中的第一号。他从一个地位卑下的“小瘪三”起步，先是依仗殖民者的势力，由一个法租界警探，一跃而为脚踏黑白两道的“第一帮主”；后以接纳困境中的蒋介石和参与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为媒介，与国民党联姻，从而飞黄腾达，成为民国时期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。在中国进入新时代的关口，他又从现实利益出发，选择与新政权合作，从而平安地走完了最后的历程。黄金荣的一生，正是近代上海城市成长中活力与无序交互作用的真实写照。

若论影响力，三大亨中无疑首推杜月笙。这个家境贫寒、年幼丧父失母的可怜儿，十四岁时以一个乡间无赖的身份混进十里洋场，最终成为上海滩最有势力的人物之一。在杜月笙的身上，集中体现了人性的复杂与多变。他

文质彬彬，却心狠手辣、杀人如麻；他狡猾、奸诈，却又义气为先；他为虎作伥，帮助国民党镇压革命，但国难当头时却又能挺身而出，尽己所能为国家民族出力。杜月笙的一生，正是旧上海乱世年代怪异人生的一个缩影。

三大亨中，最让人不齿的非张啸林莫属。张啸林出身社会最底层，后来能成为威震上海滩数十年的三大亨之一，足见其手段之高明。他出没于“黄、黑、白”三道，开妓院、贩烟土、设赌城，无所不能，无所不精，“三色大亨”之称确乎名副其实。后来，他数典忘祖，卖国求荣，充当日本人的走狗，终以大汉奸之身死于非命。张啸林的一生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旧上海鱼龙混杂、风云莫测的那一段特殊历史时期，特殊人物的特殊命运。

时光已经过去大半个世纪，昔日上海滩三大亨的人生也早已谢幕，但不管他们曾经是“人”是“鬼”，他们的传奇经历都是难以从我们的记忆中抹去的。他们的所谓“成功”与失败，他们的奋斗与挫折，他们利用特殊社会环境的心机，他们抓住时代机遇的嗅觉和果敢，甚至他们做人做事的态度和方法都是值得我们今天的人们深思的。

本书以丰富的史料为依据，以全新的视角描述了三大亨曲折而传奇的一生，深刻剖析了三大亨所处时代的历史玄机，再现了他们的内心世界和价值观。希望对于开阅读者的眼界，引发人们对历史，对人生、人性的思考能起到一定的作用。

目录

■ 第一章 大上海，他们来了..... 1

在凄风冷雨的民国时期，旧上海无疑是最为繁华鼎盛的世界。上海滩上的十里洋场，黄浦江里的滔滔银浪，记录了一段段为人津津乐道的繁华往事。往事的主角，自然离不开黄金荣、杜月笙、张啸林三人。然而，当人们回望往事，才发现，虽然出身不同，起点不同，但他们都有一个最为关键共同点——不约而同地来到大上海……

“混世魔王”初登场	1
“小瘪三”立志干出大事业	4
又一只猛虎横空出世	8

■ 第二章 抱团打天下 15

俗语云：单丝不成线，独木不成林。如果没有杜月笙和张啸林的加盟，黄金荣或许也能光鲜一生，但他绝不会成就“天下第一帮主”的威名，甚至很可能在为抢女人而“跌霸”后，死于非命。而如果不加入黄门，傍上黄金荣这棵已经枝繁叶茂的大树，杜月笙和张啸林也许永远都是上海滩的两个小混混……

黄金荣发迹广收徒	15
杜月笙“泥鳅”跃过了龙门	21
“大帅”终成黄门弟子	29

■ 第三章 长江后浪推前浪 40

杜月笙和张啸林两人加入黄门后，他们依靠先天的禀赋和后天的努力，当然还有黄金荣已经拥有的雄厚资源，很快异军突起，并最终成为与黄金荣鼎足而立的三大亨。随着黄金荣在女人身上栽了大跟头，胆识、才智过人的杜月笙当仁不让地取代黄金荣，坐上上海滩第一把“交椅”……

杜月笙异军突起	40
张啸林巧解危局	50
三大亨格局最终形成	57
为女人，黄金荣大“跌霸”	62
“小囤子”坐上了头把“交椅”	86

■ 第四章 道义放两旁 93

“道义放两旁，利字摆中间”，这是许多无耻之人的人生信条。黄金荣、杜月笙、张啸林三人也堪称这句话的忠实“拥趸”。为此，他们坑蒙拐骗、敲诈勒索乃至杀人放火等坏事没少做，但最无耻、最让历史和后人不可饶恕的罪过还是他们为虎作伥，成为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的帮凶……

顺水推舟送面子	93
“虎狼成群”密谋忙	97
双手血淋淋	101

■ 第五章 风光各不同 108

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后，黄金荣、杜月笙、张啸林三人因为反共有功，受到了蒋介石的褒奖，被任命为行政院参议和军事委员会少将顾问，这虽然只是个虚职，但好歹也是个“官”，因此三人欣喜不已。此后，三人的日子更为风光。当然，风光的背后各有不同……

张啸林衣锦还乡	108
杜祠落成，风头出尽	112
黄家花园，稍逊风骚	119

■ 第六章 没有永远的兄弟 122

人们常说：“兄弟齐心，其利断金。”然而，这句话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综观古今中外，兄弟不和乃至反目成仇的事例又何其多。究其原因，大抵还是逃不脱“只有永恒的利益，没有永远的朋友”这句老话吧。对黄金荣、杜月笙、张啸林三人来说，也是如此……

为前途分道扬镳成定局	122
黄、杜矛盾逐渐公开化	132
各自组社，将对抗升级	136
张、杜结怨日深	141

■ 第七章 大难临头各自飞 147

当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入神州大地，当个人与国家、民族的命运叠加时，三大亨的选择各有不同。有人闭门谢客，做了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该做的事；有人不惧威逼利诱，坚决选择抗日；也有人“有奶便是娘”，做了可耻的卖国贼……

任尔威逼利诱，我自岿然不动	147
“道不同，不相为谋”	156
卖国贼，是要祖祖辈辈被人骂的	162
从“上海的杜月笙”到“中国的杜月笙”	171
“自作孽，不可活”	183

■ 第八章 无可奈何花落去 192

江湖险恶，世事无常。抗战胜利后，杜月笙虽然亦曾再度辉煌，但那不过是短暂的“回光返照”。黄金荣已步入人生的暮年，但他不甘心被“拍在沙滩上”，因此最后“恶心”了杜月笙一把。当新的时代来临时，基于不同的利益考量，他们走了不一样的路，但昨日的一切，还是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……

一只“夜壶”而已 192

不过是“回光返照” 201

再“恶心”兄弟一把 209

身后事，任由评说 216

参考文献 223

第一章 大上海，他们来了

在凄风冷雨的民国时期，旧上海无疑是最为繁华鼎盛的世界。上海滩上的十里洋场，黄浦江里的滔滔银浪，记录了一段段为人津津乐道的繁华往事。往事的主角，自然离不开黄金荣、杜月笙、张啸林三人。然而，当人们回望往事，才发现，虽然出身不同，起点不同，但他们都有一个最为关键共同点——不约而同地来到大上海……

“混世魔王”初登场

一提起旧时上海滩三大亨黄金荣、杜月笙、张啸林，几乎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。然而要想说清三人的前尘往事，无疑应先从有“混世魔王”称号的黄金荣说起。这是因为在三人中，数他年龄最大，发迹最早，也去世得最晚。

黄金荣，浙江余姚人，清同治六年（1867年）七月初七生于江苏苏州。其父黄炳泉是苏州衙门的总捕快。

由于黄家头男长子不幸夭折，二胎又是个女儿。因此，直到中年才又得子的黄炳泉对黄金荣宠爱无比，就像今日的独生子女一样，捧在手里怕掉了，含在嘴里怕化了。用时下一些人调侃自己的话来说，就是——“我哪里是在养儿子，简直是在养祖宗！”

就这样，黄家的“小祖宗”在父母的呵护下一天天长大。转眼到了1876年，黄金荣已经九岁了。再疼爱也不能耽误他学文化吧，黄炳泉决定把宝贝儿子送到一家私塾去读书。

私塾先生是一个老学究，他一见“黄金荣”三字，便觉满眼都透着俗气，于是皱着眉沉思片刻，提笔写了“锦镛”两字，作为黄金荣的字。“锦镛”二字除了与“金荣”谐音外，该作何解不得而知。不过，成名后的黄金荣倒是常常用自己的字向别人介绍自己。

进入私塾的黄金荣，在学习成绩上丝毫看不出有荣宗耀祖的潜力，一本薄薄的《三字经》足足读了半年才勉强能结结巴巴地背过去，之后是读《百家姓》与《千字文》。

由于私塾先生要求严格，使得在学业方面没有多少天分的黄金荣感觉自己就像进了地狱，痛苦万分。再加上他生性顽皮好动，给望子成龙的父母添了许多麻烦。

不久，黄金荣得了天花，这是当时死亡率极高的传染病，虽然最终治愈了，但却留下了满脸的麻子。正因如此，他以后上学时，常被私塾里的孩子取笑。

或许是小小少年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，此后，黄金荣再也不肯上学了。不过，“麻皮金荣”的绰号却从此传播开来。

不读书的黄金荣终日无所事事，其父黄炳泉由于公务在身和疼爱心理，对他听之任之。其母邹氏终日为日常家庭琐事所累，加之对这个独生子更为溺爱，因此也不加管束，任其散漫成性。

百无聊赖的黄金荣终日在离家不远的苏州玄妙观一带闲逛，很快就和街头上的那些小混混们熟稔起来。他就像一个“孩子王”，成天带着一帮年纪相仿的小屁孩在大街上乱跑，看到不顺眼的人，就冲着人家大喊大叫。虽然他不像时下某些人那样，来不来就把“我爹是××”挂在嘴上，但这一带的人谁不知道他爹是苏州城的总捕头呢？跟他“拼爹”是拼不过的，因此都不愿招惹他这个“衙内”，一看见他，就远远地躲开了。

那时候黄金荣最喜欢玩一种游戏——打菱角。这可是个有些技巧的游戏，只要能用板子把别人的板子打过来，那他就赢了。黄金荣经常与人打菱角。但是，他只喜欢与高手玩，所以有时输得一无所有。不过，由于他总是习惯于赖账，缺乏“愿赌服输”的品质，因而许多孩子并不愿意

和他玩。以至于后来只要他提出打菱角，孩子们便立即四散而去。这让黄金荣一度很是郁闷。

这样的生活差不多持续了三年，时间到了1879年初春，这个绰号“麻皮金荣”的家伙已是个初明事理的大小伙儿了。为这顽劣的孩子，黄炳泉夫妻俩并没有少操心。从前因为怕别人说自己孩子是个“麻子”，所以不让他上学，但现在，儿子已十一二岁了，要是还让他无所事事、浑浑噩噩地度日子，显然不是长久之计。

一天，邹氏劝慰丈夫：“孩子已经长大，如果还不学点知识，那他一辈子真就一事无成了。”

黄炳泉皱眉说道：“也是，那我过几天再送他去私塾，不然这孩子真荒废了。”

第二天，黄炳泉便将黄金荣叫到跟前说道：“孩子，你这么大了，要是还愿意去私塾的话，我以后就给你说个媳妇。”

黄金荣虽然还只是一个懵懂少年，但显然也知道“娶媳妇”对一个男人意味着什么，因此有些羞涩地问道：“爹，真的吗？”

黄炳泉笑道：“当然，而且是城里有钱人家的小姐，她还照过相呢！”黄炳泉一边说，一边从口袋里拿出一张黑白照片来，“你瞧瞧。”

黄金荣一看，顿时心花怒放，很快同意再去私塾上学。

黄炳泉也非常高兴，第二天一大早就带着儿子去了私塾。这天，黄金荣在私塾的课堂上很是安静，不再像从前那样总是打打闹闹。这倒不是他突然变得爱学习了，而是因为他一直在想着照片上那美丽的小姐。

然而几天下来，小姐的消息一点也没有。黄金荣明白，一定是父亲在欺骗自己。于是他又瞒着父母亲，到街上和那些混混们东逛西荡，不再去私塾读书。

邹氏知道后，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。黄炳泉呢，打又打不得，骂又骂不得，除了唉声叹气外，别无他法。

日子就在黄金荣的混和黄炳泉夫妻俩的忧心中一天天度过。

转眼就到了1880年底，这时黄金荣已十三岁多了。由于黄炳泉在缉

捕罪犯时徇私舞弊、贪赃枉法的事情被人检举，无奈之下他只得辞去公职，举家迁往女儿女婿所在的上海避祸。

来到上海滩，看着街头那些光怪陆离的霓虹灯，黄金荣不禁在心里默默地大喊了一声：太好了，我终于可以在上海快活啦！

黄炳泉呢，心里则是五味杂陈。其实，在内心深处他是不愿意搬离苏州的，毕竟那是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，可如今为情势所迫，再多的眷恋也都只能忍痛割爱了。

当然，黄炳泉并不知道，他的这一决定不但影响了自己儿子的一生，也造就了数十年之后叱咤风云的“中国第一帮主”。

“小瘪三”立志干出大事业

在旧时的上海滩，人们总是把那些没有正经职业，整天游手好闲、为非作歹的人称作“白相人”。白相人通常来说不会是好人的，但也不能认为是十恶不赦的人。他们往往穿着时尚、干净、整洁，不显邋遢，以区别于同在街面上混的小混混、小瘪三们，因而在十里洋场上并非十分招人讨厌。

20 世纪初，上海十六铺码头曾有出现过一个著名的白相人，很是了得——他就是后来与黄金荣、张啸林一起被人称为“上海三大亨”的杜月笙。

杜月笙生于 1888 年，比黄金荣小了整整 20 岁，是上海高桥镇（今浦东新区高桥镇）人，因生于农历七月十五月圆时，故名月生。成名后，在著名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建议下，改名“镛”，号“月笙”，此后通常被人称作杜月笙。

杜月笙出生后没几天，为生活所迫，其父杜文卿就抛妻别子来到上海杨树浦经营一家小米店，母亲朱氏则独自在家抚养儿子。

说起来杜月笙也是一个苦命的孩子，当他刚刚能看清楚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时，上海就瘟疫流行，死人无数。

大灾盛行的同时，天公又不作美。从 1889 年 8 月起，大雨不止，连续下了 40 多天，弄得仓库中的存粮大量霉烂，百姓苦不堪言，饥民遍地。

杜月笙的母亲朱氏在高桥镇无以为食，只好抱着刚过周岁的儿子，挪着一双小脚，步行几十里，到杨树浦投奔开米店的丈夫。

看着满脸菜色的瘦妻和嗷嗷待哺的孩儿，杜文卿心都碎了。可是，米店里的情形也好不到哪里去，原先店中的存米早已卖了出去。由于米价一日数涨，先前卖得的钱已无法再去进货，每天的开支只能从货款中出。本来货款就所剩不多，如今妻儿来到，一下子多了两张嘴，这让杜文卿更加忧愁。

眼看来米店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，身体本就不好的朱氏只好去一家纱厂做工。就在她依靠病恹恹的身子换来一家三口温饱的时候，灾难再一次降临。

1890年夏天，上海流行起霍乱。霍乱是一种烈性肠道传染病，发病急、传播快，在当时的危害远超后来的“非典”。一时间，马路上，沟渠中，不时可以见到倒毙的路人。

幸运的是，霍乱这个病魔并没有降临杜家。不幸的是，朱氏在这极端恐怖的岁月又生下了一个女儿，产后她由于营养不良和极度衰弱而死去。

爱妻撒手而去，杜文卿悲痛万分。他倾其所有给妻子买了一口白皮棺材。尸体被放入棺材之后，他又没有钱给她下葬，只好将装有妻子尸体的棺材运回老家，放在自家的田埂上，然后用田里的稻草将其掩盖，最后还在棺材头放上一束黄白相间的野花。

朱氏的辞世，使杜文卿一下子老了不啻十岁。世道艰难，他甚至连死的心都有。可是，他又怎能抛得下一双失去母亲的小儿女？

然而生活实在太艰难了，他实在无法支撑了，只好忍痛割爱，把女儿送给了一个宁波商人。两岁的杜月笙，从此和妹妹天各一方，再也无缘相见。

送走朱氏之后，杜家已没有管事的女人，为了照顾年幼的小月笙，杜文卿又娶了一个张氏女子为妻。这样，杜月笙有了一个继母。

1892年深秋，上海一带大旱，到了腊月，天降暴雪，气温陡降，杜文卿不能适应环境，突然生病。还没有等医生前来医治，他便一命呜呼，撒手西去了。

做继母，张氏还真是没得说，她忍痛埋葬了杜文卿后，一面继续经营丈夫留下的米店，一面含辛茹苦地抚养杜月笙。

1894年，杜月笙已经六岁多了，为了不耽误孩子的前程，张氏省吃俭用，终于凑足学费，将杜月笙送到私塾去念书。

然而，就在杜月笙读了五个月书后，张氏便因米店生意太过惨淡而关门大吉。再没有余钱供杜月笙上学了。张氏抱着儿子大哭了一场，然后带着他从杨树浦回到了高桥镇老家。后来，杜月笙发迹后，每每与人谈及孩童时代，他总是很难过地对人说道：“在我的一生中，我只上过五个月的学。”

更大的不幸还在等着他。就在杜月笙八岁那年，疼爱他的继母张氏突然失踪。有人说她是被人贩子拐骗了。是卖入青楼，还是逼嫁他人，无人可知。总之，张氏从此音讯杳无，杜月笙成了标准的孤儿。

找不到继母的杜月笙一边啼哭一边寻到离家不是太远的外婆家。从此，杜月笙由外婆照顾。在外婆家里，杜月笙一直生活到十三岁。

缺爹少妈的孩子容易走邪路，这话虽然不一定正确，但在杜月笙身上却体现得很明显。在外婆家生活的这段时日里，杜月笙学会了打架斗殴和赌博。为了筹赌资，他时常偷偷跑回高桥镇，将破败老宅里那些陈年旧物倒腾出来，或变卖，或典当。

到后来，老宅里再也没有可卖可当的东西了，他只好把穿在身上的衣服也卖掉。因他寒冬腊月经常连棉衣也穿不上，总是冻得瑟瑟发抖，当地人便给他起了个绰号叫“腊光月笙”。

此时的杜月笙，在亲友父老和乡邻的心目中，已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坏小子——用上海话来说，就是一个十足的“小瘪三”。

“人活脸，树活皮。”杜月笙再穷、再混蛋，但终究是一个要脸面的人，不是一般的小混混可比。他觉得，自己在高桥镇已没有什么脸面再待下去，更不会有什么大出息了。他虽然读书不多，但“人穷志不穷”的古谚他还是听说过的。他认为，不远处的上海滩，五花八门，五光十色，才是他大显身手的地方。

1902年春天，在当地已是臭名远扬的杜月笙说服了外婆，准备去上海滩闯荡。

虽然这个外孙在许多人的眼里并不争气，但是外婆还是相当疼爱他的。老太太听说外孙要去上海谋生活，也不好阻拦，但不知日后能否再有机会见面，心中一酸，不觉落下泪来。

外婆一哭，杜月笙也哭，祖孙二人哭得好不伤心。悲泣之余，外婆仍然不忘叮嘱杜月笙一切好自为之，并关切地说：“走时，外婆要送你一程。”

就在临行前，年迈的外婆想方设法从熟人那里为杜月笙讨来了一封推荐信，大意是让他到上海十六铺一家叫“鸿元盛”的水果行当学徒，算是在上海有个落脚的地方，至少先安下身来，如果干得好，说不定还大有前途。

稍微准备后，1902年春天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，年仅十四岁的杜月笙毅然诀别了生活多年的高桥镇，往上海出发。

白发苍苍的外婆说什么也要送他一程，并为他准备了一套换洗的粗布马褂以及少得可怜的钱，一路上泪水涟涟，千叮咛万嘱咐，生怕遗漏了什么。

不知不觉间，祖孙二人一路步行至八字桥，已走出了十多里地。年迈的外婆有些走不动了。

“你回去吧，外婆。”杜月笙强忍泪水，哽咽着劝老人家回去。

“我不放心呀！”外婆闻言放声大哭。

杜月笙也哭了，边哭边说道：“外婆，高桥镇上的人都看不起我，说我是小瘪三，成不了才。这回去上海，我一定干出个样儿！将来回来，一定要一身光鲜，一家风光！我要起家业，开祠堂！不然，我永远也不踏进这块土地！”

杜月笙说完，猛地跪倒在外婆面前，“咚咚咚”磕了三个响头，然后站起身，双手扶定老外婆，一边抹泪一边说道：“外婆，您保重！”说完，就头也不回地飞奔而去。

老外婆站在那里，一直目送着他。直到看不见孙儿的人影，她才蹒跚着往回走。

许多年后，当杜月笙风光无限地回到高桥镇时，老外婆却已于数年前

驾鹤西去。这让后来成为上海大亨的杜月笙悲痛不已。

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“孙欲养而祖不候”，世事之难料，为人之无奈，莫过于此。

杜月笙穿过洋泾镇，一路不停，近午时分，来到了浊流滚滚的黄浦江边。在摆渡的小码头，他默默地随着众人上了木船。

望着滔滔的江水，杜月笙心中喜忧参半。喜的是，他走出了那个他不招人待见的高桥镇，从此将置身于一个新天地；忧的是，他不知道这个新天地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？它能容纳自己吗？

船行心难静，他一路望，一路想。外滩很快到了，杜月笙随着众人下了船，往西转过一个弯，不一会儿就到了上海十六铺。

从此，无论喜欢他还是忌恨他，肯定他还是诅咒他，杜月笙这三个字都在巍巍大上海烙上了深深的印迹，永远难以抹去。

又一只猛虎横空出世

相比黄金荣和杜月笙，张啸林青少年时代的坎坷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张啸林，浙江慈溪县人，生于光绪三年（1877年）五月初四。本名小林，乳名阿虎。后来张啸林请教一个算命的“半仙”后，改名为“啸林”，取“猛虎啸于林”之意。

张啸林出生时，家境极为贫寒。他的父亲张全海是一个专为人箍桶的木工，小手艺挣来的微薄收入难以养活一家人。自张啸林懂事起，就没有吃过一顿饱饭。

到了1887年夏天，张啸林的家乡又遇到了一次旱灾。这无疑是雪上加霜，让张家的日子更难以继。

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全家人都饿死吧？俗话说：“树挪死，人挪活。”张全海与妻子一合计，狠狠心，咬咬牙，背着那一套木工家什，带着张啸林和哥哥张大林，毅然离开村子，举家搬到杭州的拱宸桥附近定居下来。是年，张啸林刚好十岁。